



辞 千 花 著

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女弟子

花千辞
著

国子监来了个

GuoZiJian
LaiLeGeNiDizi

下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 / 花千辞著. —北京: 中国
华侨出版社, 2015. 11
ISBN 978-7-5113-5756-4

I. ①国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64398号

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

著 者: 花千辞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芷 晴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40 字数: 730千字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756-4

定 价: 52.80元 (全2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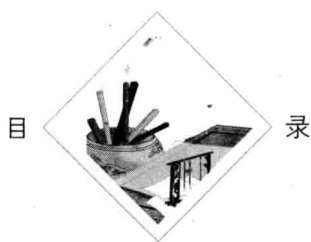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第十章 飘摇零落去

◆ 001

第二卷 乱世英雄谱

◆ 019

第十一章 乱世硝烟现

◆ 021

第十二章 金戈铁马寒

◆ 047

第十三章 上阵夫妻档

◆ 073

第十四章 江山倾覆间

◆ 095

第十五章 离乱风烟里

◆ 120

第十六章 携手两不疑

◆ 140

第十七章 分别终有时

◆ 167

第十八章 相思了无益

◆ 191

第十九章 严冬锁深院

◆ 220

第二十章 梅香兆春归

◆ 249

番外篇

◆ 297

第十章 摇摇零落去

一连三天，别说天牢了，桑祈连皇宫的大门都没摸到，这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

“小姐……你说，老爷会不会在里面出了什么事？”莲翩不安地绞着帕子，想象一下平日威风凛凛的主人在天牢里被严刑拷打的落魄模样，就忍不住要掉眼泪。

“又乌鸦嘴。”桑祈嗔了她一句，“父亲好歹还是堂堂大司马，我在洛京府衙的时候都没人敢欺负，更何况是他本人？”

其实她自己也没来由地胸口发慌，只是表面上强装镇定，不想自己先乱了阵脚，让桑府上下更加恐慌而已。凝着眉，想了又想，既然皇帝这边见不到人，不如先从皇后入手，让她帮忙递个话好了。

至于如何跟皇后说得上话，当然是通过她的侄子卓文远。念及此，她便又拿起了披帛，快步走出房门，道：“我去卓府一趟。”

她以为，皇宫的大门进不去，进卓府总没问题吧？没想到递了拜帖，家丁进去片刻后，竟前来回话，道是卓文远不能见她。

“为何？”桑祈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瞪大了眼睛问。

那家丁亦是一脸为难的模样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快说！”她没那个耐心耗着，蹙眉命令道。

家丁忙道：“公子只让小的给姑娘带个话，说没办法，媳妇儿看得严，脾气又不好，不敢得罪啊。”

桑祈一听这个理由，无语得很：“因为宋佳音不让他见我？”

家丁没正面回答，只是尴尬地拱手笑了笑，算是默认了这个说法。

桑祈怒极反笑，勾唇道：“他是这样的人？我怎么好像第一天才知道？”

“小的也只是传个话……”家丁局促道，“姑娘还是别难为小的了，请回吧。”说完径自关上了大门。

吃了第二份闭门羹的桑祈，重重在紧闭的门板上砸了一拳，愤然而去。转身离去的路上，一阵风起，她有了种树倒猢猻散之感。

可是……父亲只是暂时被押入了天牢，又没有定罪，这些人就做此反应，是不是太早了点啊？被卓文远断了找皇后帮忙这条路后，她一时迷茫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站在巷口，目光沿着石板路，向深处张望，半晌，步随心动，转身朝国子监的方向走去。想着这个时辰，晏云之应该还在国子监里吧，不如先去找他商量商量。

然而，又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国子监的杂役告诉她，晏云之今天告了假，并未来国子监。

“告假？”她不解地问，“可是生病了？”

“原因倒没具体说明，我们也不知道。”那杂役挠挠头，笑道。

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再次折返，拖着有些疲惫的脚步，往晏府去。希望在晏府能见着他，询问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，顺便也看看他身体是否安泰。叩开晏府大门的时候，她苦笑一声，琢磨着，这次总不会又吃闭门羹吧，要是连晏家大门都不肯为她打开，她的人生境遇也未免太悲惨了些。

见到是玉树出来回话，她稍稍松了口气，挤出一个笑容，先问了句：“听闻少安告了假，身体无恙乎？”

“谢姑娘关心，公子无碍。”玉树礼貌地行了一礼，温声答道，“只是他有事出了门，不在府上。”

好嘛，门是开了，却依然扑了空。桑祈头疼地揉揉太阳穴，问：“他可说了何时回来？”

“并未。”玉树道，态度虽然依然彬彬有礼，比皇宫里的内侍和卓府的家丁都要好上许多，可是看样子也没有叫她进府的意思。

桑祈明白，先前因为自己和晏云之、苏解语三人的事，晏相很是头疼。她也觉着既然晏云之不在家，进去见到晏相或者晏夫人，也是徒增尴尬。遂托玉树带个话给晏

云之，说自己在府上等他，就先回去了。

玉树恭敬地应下，目送她离开后才进门。

折腾了好几趟，再回家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已到了傍晚。府上的气氛，明显又紧张了几分。桑祈这一整天四处碰壁，只觉得自己撞得满头是包。但她将家中侍卫和仆役的表情看在眼里后，又暗暗盘算着，傅先生去齐昌请大伯，往返至少也要三日。在此期间，自己就是府上唯一的主心骨了，可不能出任何差池，让父亲身陷图圉还要担心。她便打起精神，将全府上下召集起来，佯装平静地谎称自己今日已经进宫见到了父亲：“他很快就没事了，只是要把栽赃陷害他的人一举打压下，才将计就计地继续留在天牢。诸位无须记挂，安心做好自己的事，等待父亲归来便是。”

自家小姐向来是个直率性子，有一说一，因而府上待得比较久的人，对她说的话都信了几分。虽然大家散场的时候还是摇头叹气的，面上的阴霾却是退去了一些。只是，桑祈自己内心的焦灼，还是在用过晚膳后，莲翩快步进屋，说有人来找她的时候显露无遗。

她急急放下茶杯起身，眼眸一亮，边往外走边问：“可是晏云之来了？”

莲翩却尴尬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不，是卓公子。”

桑祈脚步一顿，险些绊倒在门槛上，诧异地脱口而出：“他来做什么？”白天不是还说怕宋佳音生气，不肯相见的吗？于是她面色不悦地迎出去，倨傲地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你还知道来？”

卓文远摇扇轻笑，道：“别这么说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负心汉，负了你似的。”

桑祈冷哼一声，敛袖坐下，挑眉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卓文远也跟着坐了，接过莲翩递上来的茶，面色无奈，道：“分明是你先推开了我，如今反倒要来怪我，天哪，这大燕上下，真是没有比我更冤枉的美男子了。”言罢喝了口茶，才轻叹一声，继续道，“别怪我。你也应该明白，现在我是宋家的女婿，这件事代表着什么。”

桑祈一听这句话，心头一跳，继而只觉得指尖发颤，胸腔中似有什么东西急速地坠了下去，拽得整颗心都疼起来。

她明白，她何尝不明白，只是一直不愿面对这一事实罢了。

所谓联姻，从来都不只是关于两个人的事。卓文远并非因为怕宋佳音生气才不肯

见她。而是因为，如今卓家已经站到了宋家一边。他就是同她关系再好，怕是也无法违背家族意愿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去跟自己的岳丈对抗。

二人多年情谊，在这强大的利益纽带面前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而亲手将他推远，直到另一阵营的那个人，正是自己。想通这一点，她鼻尖一酸，险些落下泪来，忙深吸一口气，借着喝茶的工夫平复情绪，嘴上死硬道：“不讲情义就是不讲情义，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”

“我若真不顾念情分，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。”卓文远无奈地耸耸肩，柔声细语道。

那温情脉脉的声线，更加轻而易举地让她勾起对往昔的怀念。桑祈坐在他对面，眸中一片水泽，差一点点便要溢出来。她不想示弱，只得仰着头，学严三郎做翻白眼状，抿唇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说自己顾念旧情，想必此番前来，定是带了什么对我桑家有益的情报？”

卓文远将她的兀自逞强看了个清楚，风流暧昧的桃花眼眯成一条狡黠的缝隙，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抱歉，并没有。而且就算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情报，也不会说出来。桑祈……我来只是想见你一面，看看你是否安好，顺便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。眼下之事，就算我个人再想帮你，也无能为力。劝你一句，你还是去试试找找别人，别再惦记从我这儿入手了比较好。面见皇后这条路，怕是走不通了。”

桑祈扯动唇角，牵出一丝自嘲的笑意，点点头，低眸道：“我了解了，多谢指点。”言罢猛灌了一口茶，将眼泪全部逼了回去，坦然看着他，故作无所谓的样子，道，“无妨，我还可以找晏云之嘛，也许可以托晏相帮忙美言几句。”

“晏云之？”卓文远听到这个名字忽然失笑，戏谑地与她对视，好像觉得她这番话十分好笑似的，问道，“你当真以为，他能帮上忙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桑祈不明白他为何做出如此反应，下意识地脱口作答。

只见卓文远的笑意更深了，慵懒地倚在椅背上，摇头叹了口气：“桑二，你果然还是太天真了……我来问问你，事发之后，你可去找过他？”

“去了。”

“那他可有见你？”

“他不在国子监，也不在府上……所以，没有见到……”

“于是你在家等到现在，他有没有主动来找你？”

桑祈音量低了几分：“……没有。”

卓文远露出早就料到如此的表情，闲闲喝了口茶，挑眉道：“那不就得得了？如今事关谋逆，谁也不想沾上这个麻烦。你究竟从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他一定会帮你？”

桑祈先是一怔，继而失笑，道了句：“他会。”

“哦？”卓文远做了个准备洗耳恭听的动作。桑祈却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理由，只道，“我也说不清，但就是有这样的自信，知道他不会抛弃我，无论发生什么。”

卓文远的笑意便深了几许，低眸喝完杯中茶，看天色也不早了，随意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，以自己是偷偷摸摸背着宋佳音来的、怕宋家要是知道了又要起风波为由，先行离去。待到他的脚步走远，一直站在门口的莲翩才进来，面色是掩盖不住的失望，长叹一声，动作野蛮地收着茶杯，不满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卓公子竟是这种人。”

桑祈有些疲惫地靠在椅子上，抬手揉着头，闻声微微挑眉：“哪种人？”

“见利忘义，落井下石！”莲翩猛地一拍桌子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小火苗，愤愤道，“算我看走了眼，还一直以为，他对小姐你情深义重。”

与她的激动对比，桑祈反倒很平静，只淡淡道了一句：“并非情深义重，但也谈不上落井下石。只是从前一起走了很久的朋友，如今与你选择了不一样的路……”言罢，蓦然领悟到了晏云之从前对自己说的那句话里，蕴含的洞悉与无能为力，叹了口气，“人间事，多如此。”

莲翩却是不懂，为何明明觉着那般有情的一个人，如今会与小姐走到这般田地，无论如何她也不能接受。她皱着眉头收好茶杯后，凑到桑祈跟前，沉吟道：“你说……晏公子和闫公子会不会也……”

桑祈喝了口茶，还是那句平静的回答：“不会。”

“可是，他们一直没露面。”莲翩虽然不忍心打击她，却还是担忧地提醒了一句，“小姐，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真讽刺，人家都说患难见真情，这回大人的突遭陷害，倒成了个辨识人心的好时机。”

“好了，别瞎想那些有的没的了，有这个工夫还不如帮我想怎么溜进天牢里去看父亲。”桑祈无奈地在她腰间戳了戳。

夏至已过，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早。仿佛只一瞬间，夜色便深了。

桑府中，女儿琢磨着怎么才能见到父亲。天牢里，父亲也在琢磨着如何才能见到女儿，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交代给她。

戎马一生的大将军，脱下战甲与官袍，换上一身素服，也难掩周身的凛冽苍莽之气。耳后的一道伤疤，记载的是过去的荣光。不知何时渐渐蓄起的长须，则在说明如今的辉煌不再。

他用了大半辈子征战四方，一开始年轻气盛，求的也是功名。通过将敌人击溃，并使其一退再退，受人景仰敬畏，来获得个人成就的满足。那时候的他，很拼命，也很贪婪，不知餍足，一路披荆斩棘，带领桑家走到了家族荣耀的最顶峰。

而后，在鼎盛时期，遭受了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忌惮。可他还是不想停下脚步，只将女儿匆匆进献，作为交易的筹码，换取信任后，继续奔向战场。直到长女的死讯传来，么女跟自己关系闹崩，他才惊讶地驻足回望，发现自己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，失去得太多。

感到懊悔的他，开始质问自己：是不是从前的想法错了？自己拿着战枪、奋勇杀敌的时候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只是为了享受人们崇拜的目光？享受敌人一听到他桑家的旗号就闻风丧胆的恐惧？

想了很久，他才明白，并不是。自己最得意的东西，不是战场上有多勇猛的战绩，让敌人流了多少血，抢回多少土地，而是浴血归来后看到的女儿那张欣喜明丽的笑颜。那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、最值得自己拿起长枪的理由。不是为了掠夺，而是为了守护。

幡然醒悟后的他，渐渐变了，变得不再那么贪恋战场，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了与西昭多年鏖战后，带着小女儿回到了洛京。他想尽自己的一切所能，让她过得更好。让她像所有洛京的世家小姐一样，在安宁繁荣的都城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
可是，洛京并不平静。粉饰太平之下，杀机隐匿，暗流涌动。他又开始为了她，加入新的战场。不同的是，目的已经与从前大相径庭。然而，他一心一意只为女儿未来的幸福着想的时候，却遗憾地发现，自己想给她的，不一定是她想要的。

这个小女儿，就跟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——固执倔强，一意孤行。认准了的事情，别说十头牛也拉不回来，就是撞上了南墙，怕是也不肯回头，只会把这堵墙打破，继续向前走。

他又不忍心破坏这么多年才终于缓解的父女关系，也不敢对她态度太强硬，只得由着她去，同时苦口婆心地劝劝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做一个好父亲，比做个好将军难多了。

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得无奈地笑了笑，感到有些口渴。傍晚时分，有内侍来给他送过晚饭，放在门口还一直没动过。

桑巍内心有一股傲气，不愿接受自己成为阶下囚的身份，两天都没吃东西。可如今想到女儿，他心情比较好，便想喝上两口，朝门外大声喊道：“有人没有，拿些酒来！”

外头无人应答。明明应该有内侍和羽林卫一同看守来着，怎么都不出声呢？他有些诧异，又开口问了一遍：“喂，有没有人在？皇帝不会这么小气，连口酒都不给老夫喝吧？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一阵脚步声响起，有人一边朝牢房里走来，一边笑道：“来了来了，桑公要喝酒，谁敢不给？”语罢能听得到一阵液体晃动的声响。

桑巍面色一沉，冷笑了声：“是你。”

他起身欲动，奈何对方的动作实在太快。“快”这个字，意味着什么？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纵使他天生神力，也压根来不及应对。

最后，将军一声不甘的长叹，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半生，感到自己的结局，实在是有些憋屈。

夜，继续沉着，像一摊厚重浓稠得化不开的墨。

第二天一早，换班的羽林卫进牢房来查看后，惊愕地快步跑到大殿上，禀报了大司马桑巍昨夜死在了天牢里的消息。

一时间关于他的死因，朝堂上众说纷纭。

以宋太傅和御史中丞卓文远为代表的“有罪派”认为，大司马是为了逃避极刑，自杀谢罪。证据就是现场没有任何人出入的痕迹，致死的凶器也落在遗体的旁边。

晏相则不认同这一说法，捋着长须，琢磨道：“可是凶器是一把匕首，大司马当初进天牢前应该已经被搜过身，又是如何带入的呢？”

“人家好歹也是大司马，自有办法。”宋太傅冷眼瞟着他，气势倒是到位，可这个解释多少有些无力。

以闫太师和给事黄门侍郎闫琰为首的“无罪派”则认为，大司马此次和先前的闫琰、桑祈一样，都是被陷害的。陷害他的人担心这次又会被桑家反击，才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取人性命。证据则是遗体的死相听说十分可怖，双目圆睁，满是不甘。

这点晏相也不太认同，总觉着这次的事件，证据确凿，有理有据，大司马也不像

是单纯被栽赃。

总之，谋反一案的真相，随着桑巍的横死，变得愈发扑朔迷离。只有他那双徒劳睁大的、死气沉沉的眼睛，还在试图拨开重重迷雾，看向自己已经无力触及的未来。

桑祈早上起来就觉得心神不宁，正在梳洗，准备再去皇宫试试能不能见上父亲一面。万万没想到，等来的却是这样的消息。

“不好了，小姐，小姐……”莲翩趑趄撞撞地从院外往里跑，好几次没看路光顾着喊叫，差点绊倒在地上。好不容易跑到门前，她已经是气喘吁吁，泪流满面。

桑祈心里咯噔一下，手一颤，把犀角梳掉在了地上，扯了扯嘴角，起身迎过去扶着她，问：“何事如此焦急？”声音轻得发颤，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触发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危机。

莲翩未语先泣，断断续续地哭道：“老爷……老爷他……”

桑祈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被她的眼泪冲到大海里，随风浪远去，再也找不回来了，握着她的手腕力道一重，蹙眉道：“父亲怎么了，你快说，说完再哭！”

“老爷他……去了……”莲翩被她一晃，才忍不住痛哭失声。

她勉强说完，只见桑祈呆立在了原地，半晌才喃喃道了句：“什么？”表情呆滞，声音也飘忽失魂。

“今天早上，羽林卫发现老爷死在了天牢里。”莲翩又是心疼大司马，又是心疼小姐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边抹眼泪边劝道，“小姐……”

还没等她把安慰的话说出口，只觉面前一阵疾风吹过，桑祈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房门，把自己锁在了屋里。

“小姐！”这突如其来的反应，让莲翩一阵心慌，也顾不上哭了，赶忙抬手拍门，喊着，“小姐，你别这样，你先把门打开！小姐！”

里面一点回应也没有。没有回话声，没有哭声，没有摔东西的声音……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小姐……”莲翩还记得，大小姐的死讯传来时桑祈的反应。彼时年幼的她大哭了一场，并且生气地跑到大司马的书房里把他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，肆无忌惮地发泄了一通悲痛情绪后，才算勉强平静下来。之后的几天，也都没有食欲，经常掉眼泪。

可这回……里面越是安静，就越教她心慌。莲翩努力拍打着被从里面门死的房门，一遍遍叫着“小姐”，红着眼睛道：“兴许只是个谣传，你先振作些，我再去打

听打听。”

其实不可能是谣言，也没什么可打听的。消息是闫琰亲自来说的。最开始她也不相信，可闫琰前脚刚说完，后脚陆陆续续就有好几拨人来，一个比一个表情凝重，说的都是同一件事，也就容不得她怀疑了。她这样说，只是不忍见自家小姐太难过而已。

里面还是没有动静。二人一起长大，相伴这么多年，莲翩一向自诩了解她，也自诩鬼点子多，如今却是阵脚大乱，毫无办法，只能徒劳地一遍又一遍敲着门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就在她已经没了力气，拍打得一下比一下轻，一下比一下间隔长的时候，突然，只觉手臂重重地一沉，却扑了个空，没有落在门上，而是直接挥了下去。她惊诧地抬眸一看，才发现门已经开了，桑祈正仰头站在夕阳的余晖中，披着一身金光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沉声问：“傅先生回来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莲翩怔了半天，没反应过来。见桑祈面色虽然凝重，却看不出来是不是哭过。只知此时此刻，她的目光是清冽而冷静的，面上刚才已经擦过胭脂，这会儿已经又洗下去，不施粉黛，露出质朴干净的颜色，可也没有显得憔悴不堪。衣裳没有换，依然穿着方才那套暗红色的长裙，只是步伐稍快地，拖着逶迤曳地的裙摆朝院外走着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傅先生回来了吗？”

莲翩这才赶忙跟上，接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桑祈又问：“家里都知道了吗？”

想来她指的是大司马已经过世的消息。莲翩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没敢说。闫公子来的时候，特地只告诉了我。老爷的旧部也有人来，嘱咐我在齐昌那边的人没到之前，先不要声张。”

“嗯，你做得对。”桑祈赞许地看了她一眼，而后目光又沉了下去，道，“可是瞒不了多久。这么重大的消息，很快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了。快派几个人，沿着官道去迎，一旦遇着齐昌来人，立刻快马加鞭把他们带回来。恐怕他们这会儿，还不知道事态的紧迫程度。”

“然后再帮我捎个口信到闫府，就说我有要事要找闫太师，让他过来帮个忙。”桑祈一连串说了好多话。莲翩一边用心记下，一边点头，看着她，觉得被她的镇定感染了，一时也顾不上悲伤，也学着她，步履匆匆地去找人交代。离去后，她还不忘朝

她的方向看看，叹一声小姐果然与当年不同了，来到洛京后，成熟了很多。尤其在老爷出事之后，更像一棵小树，喝饱了雨水后，伴随着惊雷声响一路成长，从娇嫩的幼芽，蜕变出坚韧的外皮，长成足以屹立不倒的大树。而这种成长，让她欣慰的同时，也感到阵阵酸楚，不知该不该感到高兴，只觉深深地无奈。

至于桑祈，连无奈的情绪都顾不上了，只面沉如水地一路来到外院的厅堂里，坐好后叫了府上的侍卫统领和内务管事来。

如今只有她了。

只有她了，再没有一个宽厚的肩膀，能站在她身后，随她去任性，随她去张扬，随她去闯祸，永远虎着个脸，挽起袖子为她收场。

尽管自己只是个女子，也是时候拿出一家之主、坐镇厅堂的架势来，桑祈关起门来，竭尽所能地以一种平静的表情和语气，把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告诉了管家和侍卫长。

二人都是桑府的老人，也是父亲生前最信得过的人，听完她的话，都感到震惊不已。

侍卫长是个急性子，跟随桑巍多年，有过战场上打出来的情谊，当时就红了眼眶，要杀去宫里把将军的遗体夺回来。

桑祈无力地扶了扶额，让管家帮忙将其拦住，劝道：“此事不必急于一时，眼下最重要的是，在大伯来之前，我们内部不能出乱子。等他来了，自会主持外务。我已经派人去了闫府，让闫太师过来，先商议商议对策。之前他们家出事的时候，我稍微帮过一点忙。如今，闫太师应当也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她说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毕竟父亲只是被押在了天牢，遭受怀疑，又没有真定下谋逆之罪。而今之计，最重要的就是安稳人心，别让咱们自己人以为桑家要倒台了，情急之下弄出什么乱子。”

“小姐说得是。”管家稍微比侍卫长要冷静些，拱手应道，但看得出他额上渗出了不少细密的汗珠，想来心里也很紧张。

桑祈又安抚了二人两句，要他们一定相信自己，在大伯来之前，帮忙照看好府上的下人，之后才让二人离开。

又过了会儿，莲翩回来，告诉她已经派人快马加鞭去迎了，并且把闫家人也带来了。

桑祈抬眸一看，只见来的人不是闫太师，而是闫琰。

她从没见过这个少年如此凝重的眉眼，如此怆然的表情……她只看了一眼，便匆忙扭过头去，强行抑制了半晌，才恢复平静，开口问：“怎么是你，闫太师呢？”

“父亲还在宫里。”闫琰蹙眉答道，朝她走得近了些，似乎怕她失望，特地又解释了一句，“晏相、宋太傅他们都在，还在吵来吵去。父亲是不想让大司马蒙冤而……”

还没等“死”字说出口，桑祈听不得这个字，忙抬手打断他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回去后还烦请代我多谢闫公。”

“客气什么？”闫琰在她面前很近的地方停下来，似乎在犹豫着，要不要上前说些安慰的话语。他本以为又会看到桑祈在哭，打定主意这次一定借她肩膀倚靠，如今看她如此平静，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“要不，我去把师兄叫来？”闫琰思索片刻，灵光一现，提议道。

“别，千万别。”桑祈忙阻止，“别叫他来，你也先回去吧。”

“为何？”闫琰诧异道，“你好像刚才见来的人是我，不是我父亲，就挺不高兴似的。”

要不是知道眼下不是傲娇的时候，估计他又要翻白眼以“小爷”自称了。

桑祈苦笑一声，耐着性子解释道：“我是小辈，闫公是长辈。我在洛京没了依靠，向信得过的长辈求助，本没什么。可你和晏云之就不同了。我们是同辈，而且你们是男子，我是女子，你可明白？”

闫琰将她这番话在脑海里过了两遍，才道：“你竟也在乎外头那些人说的闲言碎语？”

“原是不在乎的。”桑祈无奈道，“可眼下是非常时刻，不得不谨慎行事。再说，就算别人不说什么，我也不想依靠你们。”

她抿着唇，唇色略显苍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说出口，她虽是女子，可也不想让人瞧不起，觉得家里没了男人，她就没人依靠了似的。这是桑家的事儿，她必须自己解决，决不能倚仗晏云之。而且，见到了闫琰，她都差点把持不住，若是与晏云之碰面的话，她更不知道自己的冷静还能保有几分了。

闫琰却是不知她想了这么多，只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”说完拔腿往外走，临走时，还不忘在莲翩身边不放心地叮嘱一句，“好好照顾你家

小姐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莲翩蹙着眉道，心里虽说对他有成见，也起了几分感动。

桑祈在他背后又唤了声：“师弟，谢谢你。”

闫琰这才摆摆手，迈出门槛。

眼见窗外乌云滚滚，自西边而来，渐成压城欲摧之势。桑祈遥望着远方，手在长袖里握成拳，祈祷着大伯一行人快些赶到，千万可别再出什么差池。

然而，她正在房间踱步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外头一阵嘈杂的喊声，警觉地推开门，问莲翩：“后院怎么了？”

莲翩也不知道，刚想去问问侍卫长，只见管家捂着头，满脸是血地跑了过来。她吓了一跳，赶忙迎过去，查看他伤得是不是严重。

管家疼得脸色发白，却顾不上同她多言，小跑着赶到桑祈面前，急道：“小姐，不好，府上有人造反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桑祈眸光沉沉，严肃地问，“是谁走漏的消息？”

“小的也不知。”管家抹了把脸颊上的血迹，道，“突然就有人说，大司马已经在宫里被皇帝秘密处决了，接下来桑府也要被查封，恐怕还会满门抄斩。众人都在传，也说不清是从谁先开始的。”

“所以，大部分人都知道了？”

“全府上下，怕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了。”管家苦着脸道。

看他这样子，桑祈也不用细问了，想来定然是发生了自己最不想见到的结果，不安的情绪在府上蔓延开来，有人暴动，起了争执。于是她直接问了句：“他们有什么要求？侍卫长呢？带我去见他。”边说边往外走。

管家匆忙跟上，解释道：“倒也没说什么要求，只是要走，有的人还趁乱拿了府上的东西。小的便是去拦的时候，被人用花瓶打了头。”

桑祈点点头，又嘱咐莲翩：“你不用跟着我，先带管家去处理一下伤口。”

“这……”莲翩看看她，再看看管家的一手血，一脸为难。

“我的武艺你还信不过吗？”桑祈朝她挤出一丝笑容，示意她放心，道，“你们都跟着我，反倒拖累我。”

莲翩这才点头，带管家包扎去了。

桑祈独自一人来到嘈杂声所在，发现桑府正门已经成了双方对峙的战场。侍卫长

带人包围了大门，不让人离府。而另一边也有几个侍卫，看上去神情慌张，好像是和暴动的仆役一伙儿的，对侍卫长刀剑相向，让他放行。

另外还有几个仆役，在一旁规劝着，说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千万别冲动，行差踏错，伤了小姐的心。

“老爷和小姐都待你们不薄，你们这时候，怎么能弃小姐而去，还抢府上的东西，做如此不仁不义之事啊？”有一个年长些的婆婆上前拉扯着一个男子，苦口婆心地规劝。

桑祈看在眼里，感到一阵暖流在心里汨汨流淌。又听那男子冷笑道：“仁义？那是他们这些世族才讲究的迂腐玩意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只是奴才，是狗，讲什么仁义，好不好笑？”

“是吗？可我听说，好狗还不嫌家贫呢。更何况，我桑家还没垮。”桑祈清了清嗓子，正色道了一句，迈步上前。

那男子面色一僵，回眸看她，显得有几分尴尬，抱紧手上的翡翠果盘，为自己辩道：“小姐，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家中还有妻儿老小，不想被牵连。您就放我们一条生路，让我们回了吧。这些东西……就当是弥补我们的工钱和精神损失。反正若是皇上带人来抄家的话，也会拿走它们，您想留也留不住。”

桑祈认出了说话的这个人只是厨房的一个帮工，才来府上做事不久，只叹管家招工的时候辨人不力，面色清冷道：“我还真没有大度到让你们为所欲为、随便拿走东西的地步。况且，桑家也不会牵连你们什么。还请各位耐心一些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做好自己手上的事，等我大伯到了再说。”

闻言，这个男子还没说话，与侍卫长对峙的一个侍卫先出了声，咬牙道：“他来了有什么用？老爷都死了，桑家还有谁能靠得上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桑崇……”

“你敢再说一个字，我就刺烂你的嘴！”侍卫长忍无可忍，拔剑架在了他的脖颈上，由于太激动，长剑震颤，发出一阵嗡嗡声。

“莫要相逼，我们也只想要条活路！”那人旁边的几个侍卫，立刻也不甘示弱，双目赤红，对侍卫长亮出剑来，并上前一步。

眼看战斗一触即发，而侍卫长这一方明显人数不占优势。桑祈二话不说，飞身上前，抽出侍卫长这边阵营中一名侍卫的佩剑，毫不犹豫地一剑向刚才意欲辱骂大伯的那个人肩头刺去。